

张
兴
○
著

大扶贫 一线手记 ①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大扶贫

一线手记

①

张兴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扶贫一线手记. 1 / 张兴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21-14830-8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6337号

本书获2018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大扶贫一线手记①

DAFUPIN YIXIAN SHOUJI

著 者	张 兴
摄 影	郭思思 罗华山 程 立
责任编辑	程 立 马文博
装帧设计	唐锡璋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 编	550081
印 刷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830-8
定 价	39.00元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情怀依旧	001
“石头”校长的花样愿景	007
坝子村的笑声	010
畅想“和平”歌一曲	013
“抱团”之变	016
“业”上文章	020
另一种美丽	025
满园“金玉”	031
好花红村看“花红”	037
把公路“心路”都打开	042
塘约村里看“规矩”	048
小果子里的大道理	053
行走，一路从不孤寂	059
让心灵的窗户敞亮	064
雨后行走，就有不一样的心情	069
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074
告别另一种贫困	078
带头人，一路上那些深深的印痕	084

把自己刻进一段历史·····	090
山那边，有我的高兴和忧郁·····	094
把一江号子喊醒·····	099
学红军，灵活才能得胜利·····	105
算活了380亩土地 ·····	110
古韵新风看岩脚·····	115
巧遇带出的新话题·····	120
“藤缠树”，打造一个传奇·····	125
隆兴镇，来了三个“第一书记” ·····	130
风起大沙河·····	137
小核桃大话题·····	142
班竹镇里的不期而遇·····	148
石沱晃里“变”出新风景·····	154
扶贫先要把人扶起来·····	161
志气立起“自强村” ·····	168
点亮心灵之灯·····	174
附录一：诗意土城 ·····	182
附录二：乡愁（电影文学剧本） ·····	187
后记 / 为圣者歌 ·····	248

» 前 言

情怀依旧

碰到闲暇，或者为找一本什么书，我总会借机对凌乱不堪的书房做一些清理。

没想到这次寻书，竟然翻出40多年前的一本笔记。而且，有些泛黄的纸页中，夹着一株早已不是绿色的蒲公英。

凭着当年记下的文字，望着这株黑黑的枯草，往事一下子就蹦跶出来了，头脑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年，我只有18岁。在凯里一家“三线”国防工厂，已经当了两年的工人。

父辈想让我到这样一个偏远地方工作，是因为在那场刻骨铭心的“群众运动”中受够了冲击，希望孩子一生不受牵连，过得安稳。可我没那么多心思，来了不久，便喜欢上这家工厂，也喜欢厂里的人。

是一个饭后的黄昏吧！我漫不经心地走在宿舍后的山道上，听倦鸟归巢的欢啼，看太阳慢慢向山间下沉。这时，就碰上了另一个车间姓卢的年轻人。

“他们说你喜欢写诗。你真的觉得我们这里有诗意吗？”

不等我回答，这个铜仁口音的小伙子，顺手拔起一棵开着花的蒲公英，用嘴吹散小花，在夕阳里飞。他告诉我，自己家在农村，能在这样一个为卫星、导弹造零件的厂里工作，家乡人都觉得挺美，他也高兴。他说：“这里以后会成什么样？如果我们像蒲公英样飞远了，还会不会想起这里？”

我也扯了棵蒲公英，回去夹在笔记本里，还写下一段稚嫩但充满感情的文字。几年后，还是蒲公英开花时



节，我作为恢复高考的首届考生，走进了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听说小卢死了。他死于一场建厂义务劳动：失足滑进正在高速运转的混凝土搅拌机中。

我为这位青年朋友流下了惋惜的眼泪。我时常想起厂里的那些事，那些人。

几十年后，我不止一次到早已搬迁到贵阳新添寨的厂里，找当年的师傅和工友们。那些师傅，多是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如今已经退休，他们多数没有离开贵州。鬓发染霜的他们，一见面，总爱讲当年住过的“干打垒”，爱讲怎样在简陋厂房里挑灯夜战，会想起步行七八公里到麻江下司赶场的一路趣闻。也有人还记得，我曾经几次来回步行几十公里，去凯里市区买书。有时还会问：“那些书还在吗？”这一群外省人，却在贵州扎了根。他们喜欢带我去看新的生产线或者宿舍区的新居，看工厂和厂里人的“变”。他们觉得，自己是“变”的见证人，更是“变”的参与者。

2011年，我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采访，当地同志知道了这些往事，专门安排我在凯里至下司的高速公路上走了一遭。驱车从凯里到当年的工厂，过去要走将近20公里的山区公路，现在只要十几分钟车程。老厂区已经建成一个三线遗址文化公园。看着公园里的建设者塑像，我沉思良久，对同行的年轻记者说：“这里有我的根。这根是什么？就像蒲公英花一样，飞到哪片土地，就爱上哪片土地。从不抱怨生活，而是去努力改变生活。”

这根长在我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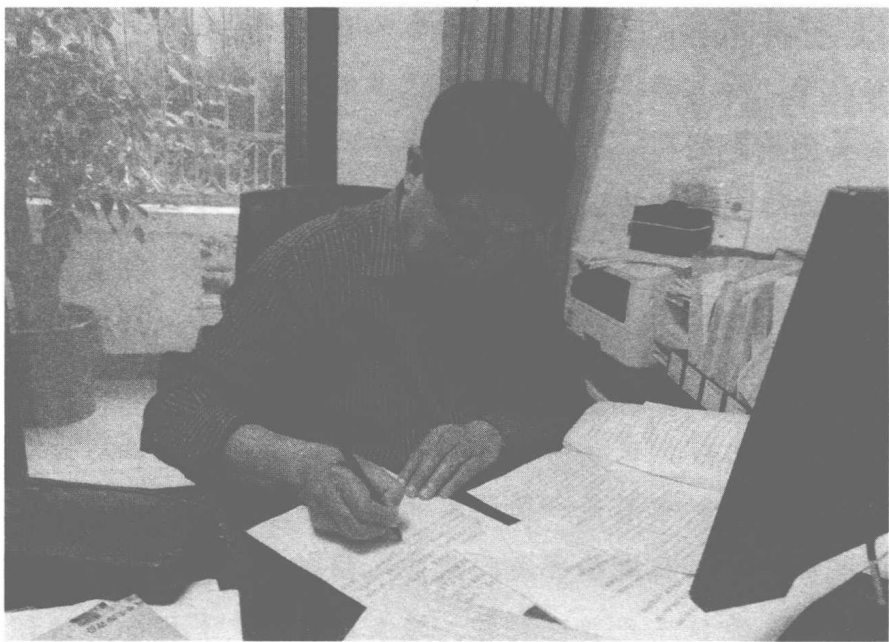
1983年，刚到报社工作一年的我，奉派去距偏远的纳雍县城还有百里之遥的奢沓寨，采访民办教师李向隆。他知道村民有文化，村子才会变。1952年，18岁的他，腾出自家一间茅舍，捐出十多块木板，卖掉二十个鸡蛋，办起寨子里第一所学堂，从此再没间断。坐在板壁已被熏黑的李向隆家里（兼校舍），发现四壁挂着居里夫人、哥白尼、牛顿、爱迪生的画像，胸中顿起波澜：在这群山环抱，似乎与世隔绝、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这个眼睛一辈子盯着山乡学校的人，心中却有一个广大的世界。

还有一次，到黔北一个偏远的民族乡采访。因为交通不便，当晚住在村支书家里。晚饭吃的是黑乎乎的手工面条，没有油，只加了点盐。睡觉的被子，又黑又潮又油腻，像还有什么小生物在动弹。辗转反侧时，却发现村支书正和一帮人在隔壁开会，商量着想什么办法改变村子的面貌。20多年后，我再访这个民族乡，它已经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民族风情观光农业旅游点。说起眼下的好日子，农民的笑真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我总在想，应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因为它们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字里行间，都镌刻着我们不变的情怀与追求。

正在贵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展开的脱贫攻坚战斗，吸引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目光，因为贵州脱贫攻坚工作难度之大、力度之大、影响之大，使它在全国脱贫工作中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2015年仲春时节，我应邀参加在习水土城举办的一场



诗歌活动。其间，看过一场小型戏剧《亮了》，里面一位基层干部，为了在脱贫攻坚战中不丢下深山老林中一户只有两个人（80多岁的老父亲、50多岁的脑瘫儿子）的贫困家庭，一次次走进老人家里，实打实为他们解决用水用电难题，而且在除夕前，为这家送去电视机、年夜饭。老人和他的儿子，情不自禁地欢呼“亮了！”在他们眼中，这就是真真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员。而在另一次活动中，安龙县笃山镇王院小学一位我没有记住姓名的“石头校长”，看似木讷，却心里透亮，他希望通过各方帮扶和自己努力，让农村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为脱贫攻坚提供人才支撑。

这些人和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这样的人和事记录下来，为正发生在贵州农村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刻痕存照。

我喜欢这个创意。这个创意又在走访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升华，而且在不同阶段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尤其要感谢郭思思、罗华山、刘祥平、田原、孙晓蓉、胡丽华、方春英、杨玲、岑丽、路江、向永东、卡西、耕夫、刘喻、张平昌、张谡、张恩慈、周君良、苏卫、陈富强、郭瀚、龙蓓等同志，还要衷心感谢那些没写出名字的众多志愿者们。

通过走访，我逐渐了解到，脱贫攻坚战的内涵与外延都极其丰富。它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任务，不仅仅涉及一些经济指标，而更是一场闪射着人性光芒的社会革命。扶贫，首先要扶志开智；脱贫，带来的将是经济社会的综合性变化。

我希望能助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尽一点绵薄之力。

走进大扶贫一线，我们能最真切地感知变化，会有不尽的灵感，会有不变的情怀，在我笔下，不竭地流淌和歌唱。

走下去。去大扶贫一线，寻找我们的诗和远方。

张 兴

2018年7月

» “石头”校长的花样愿景

一直以为要去的是“独山”。那边朋友不少，眼前就闪出久别相逢的场面。

车开了上百公里，走着走着就有些迷迷瞪瞪。人喊下车，才知道到了“笃山”。这是安龙县的一个小镇，我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

同镇上干部匆匆见面，他们感谢这群省城文化人来“文化扶贫”，接过了扶贫点的牌匾，然后匆匆道别。只依稀记住了几张年轻的脸和欢快的语言。

忙着赶路，因为几公里外的王院村小堡营学校，才是这次扶贫创作采风团活动的重点。

学校嵌在山里，石头自然多。两层校舍担在乱石垒成的台基上，几条跳礅似的小路，干脆就是顺着石纹抠出来的。

校长像块石头，初看也不起眼。

矮矮的、黑黑的、壮壮的，有些木讷，如同镇上赶场的农人。也忘了问他名姓，只隐约听见旁人与他对话，像

是姓徐，或者姓薛。

校长开口讲话也像石头，底气足，有些不凡：“别小看了这个学校！这里走出去几十个大大学生。算不准啥时就有人从外面回来，想看家乡的变化。”

校长说，文化高的人越多，山里变得就越快。他手上拿着一张希望通过扶贫和政府支持来改变学校面貌的“清单”。我接过来一看：要有一批电教设备；要有几千册存书；要把跳礅似的小路改成硬化路面；要在校园里种下几百株树和花……我知道这是一个愿景，凭我们的力量圆校长的梦不易。可还是同身边的人嘀咕开了：真得常来走走看看，总能添几片瓦几块砖。

这时有人说了，已经筹集了一万块钱，准备买10头猪娃送给村里贫困户。乍听离学校的事有些远，想想其实又同山里的变相连。空气中闷热得不起一丝风，走着说着看着，我们心里也像着了火。



捐了图书，给贫困学生送了文具和义款，校长又忙活开了，说要陪我们上隔壁坡老村，看几个笃山独有的“宝贝”。

山路盘盘，烈日炎炎。到得犀牛洞，偌大洞口拂出的凉风让人喊“爽”。校长成了向导，带我们踩着乱石走下洞厅。听着人们“真大”“好雄奇”的赞叹，笑意像花开一般呈现在校长那木讷的脸上。他执意要打着电筒，让我们再往黑黑的洞里去看看。“这是亚洲最长的洞穴哦！外国资料都写得有。有人投资开发肯定会热起来。你们一定要提前进去！”摸不准校长这番话的来头依据，却不想冷了他的心，便有人跟着他往里走了百来米。

翻山越岭，看了“天门”，其实就是别处见过的“天生桥”。还有“天坑”，也不算独家风景。可校长一路没少笑，也没停住解说，话里掩不住深情。他指着远山：“那边还有天书哩！”

校长10多岁的女儿一直同行。她也爱笑，举止大方得像城里的学生。一路上为我们照相，还把照片传进微信。女儿说：“爸爸总想着山里的变，爸爸喜欢山里的风景。”

回到贵阳不久，听说文人墨客们捐资买的10头猪娃送到了农户手里。大家在议论，什么时候又到笃山做一次远行。

（2016年6月18日）

» 坝子村的笑声

出大方县城，往北30多公里，便是达溪镇。再走4公里，有个坝子村。

坝子村真在坝子里。平平缓缓卧着三千来亩田土，又有小河滋润。远处的青龙山，人说同四川山脉连着，一年四季，翠的翠，红的红，有时像画，有时又在雾里朦朦胧胧。

可坝子村人这些年却有些越过越揪心。眼见着田土里的出产卖不出好价钱，年轻人一拨拨地外出打工。钱找了一些，可村里丢荒的土也见长了。

守着好山好水好地，坝子村黄土咋就变不了金？村里村外人都纳闷。

纳闷中传来好消息。朋友电话里问我：想不想到坝子村走上一遭，那里要上演“好戏”。

6月25日，初夏时节的坝子村，好不热闹！

“大方县长盛农民专业合作社”牌匾金光闪闪。衣着艳丽的农妇和县里来的歌舞队同场“闹热”，鞭炮声和着

一阵阵笑声。名誉村主任、合作社董事长宋远林宣布：村里的田土山林，就是合作社的资本，要种几千亩油用牡丹和观赏牡丹，要养几百头梅花鹿。“这事上不上算，账你们算得清！”

34岁的村民杨洪希真在下面算起了账，他说这件事干得。杨洪希20多岁起就在浙江宁波打工，这次第一批在合作社入股报名。小伙子口气很自信：“不就是把土地价值用到最高境界吗？我懂，我信！”他预测，入了社，家里土地收成要高出五六倍。

宋远贵也是有10多年打工历史的“打工一族”，讲话干脆利落：“在外边，我啥活没干过？有这个台子，我不但要自己能，还得带着大家能！”

董事长宋远林初看不像乡里人，可他也是十多年前走出坝子村，参军、承包工程，回乡当了名誉村主任。他觉得办好合作社，就是送给乡亲们的“大礼”。入股合作



社，宋远林一次拿出200万元。说话间，他提醒多找村支书周玲娜聊聊。

周玲娜两年前从镇上考到坝子村。28岁的她，一头短发，泼辣干练，忙个不停。忙里偷闲，突然冒出几句话：

“今天是又喜又不安。喜什么？还用说？为啥不安？就是走出了第一步，后面路还长着哩！可我有信心，明年这时候要邀你们来看牡丹哦！”

从贵阳到坝子村200多公里，成立仪式上又一阵喧腾，真有些累了。回程路上，就有些迷迷瞪瞪，突然就到了女支书说的那个季节：牡丹花开满坝子村，远山响起呦呦的鹿鸣。

(2016年6月25日)